

沧海桑田城中湖

海口红城湖从海宅塘到城市公园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

品读 红城湖·嬗变

编者按

近日,改造后的海口红城湖公园,颜值飙升,惊艳市民游人。

俗话说,有水的地方才有灵性。自古以来,人类喜择水而居。城以湖兴,湖因城名,在我国城市中屡见不鲜,像西湖之于杭州、大明湖之于济南、玄武湖之于南京。这些城中湖,改善了人居环境,滋养了一方风土人情,更成为现代城市标志性景观。

红城湖,原处乡村,随着海口城市的发展,变为城中湖,与琼台福地相依相偎。古往今来,多少名流贤士诞生于此。它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,烙印着琼台的历史文化。读懂她,亦能窥见琼台人文的一斑,感受一座城市跟随时代发展的脉动。

红城湖本姓“海”

也许是因为海宅塘实在太小了,翻阅古籍史志时发现,除了海氏族谱和介绍海瑞故居的资料中有关于海宅塘的零星记载,琼州府志中均没有海宅塘的详细描述。不过,有现代文化学者考证认为,今天红城湖所在的位置,恰好覆盖了当年的海宅塘,海瑞故居遗址便是最好的佐证。

“海瑞故居前面的海宅塘,原来只是一个小水塘,附近是海家的田产,海家人世代在这里生活劳作,所以这个村子也被叫作‘海宅塘村’。”海南知名文史专家梁统兴说,“人们一说到‘海宅塘’,便很容易将之和海瑞联系在一起,但是说起红城湖,就很难想到这里曾经是海瑞生活过的地方。”

海南大学教授阎根齐在海南历史文化丛书之《粤东正气——海瑞》一书中这样描述:“大约在元末明初,从城(府城)北门向西北一华里的地方,有上百户人家择地构屋,慢慢地形成了一处村庄。这个村落最初叫什么名

字,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历史的记忆,有的说叫下田村,有的叫海宅塘村,有的叫朱橘里……”

朱橘里,也叫下田村,后改为金花村,因为丘濬的诗句“有人问我家何处,朱橘金花满下田”而声名远扬。

没错,丘濬、海瑞这两位在海南海历史文化长河中举足轻重的人物,都出生于这个村庄。海瑞年轻时,与丘濬的曾孙丘郊过从甚密,经常到后者所建的乐耕亭中谈论时事,切磋文章。他不仅为亭作记,还曾写下流传颇广的《乐耕亭》诗:

源头活水溢平川,桃花花香总自然。海上疑成真世界,人间谁信不神仙?

棋惊宿鸟摇深竹,歌遏行云入九天。良会莫教轻住别,每逢流水惜芳年。

从海瑞诗作中所描绘的场景,我们依稀可以想象到,当年乡村田园风光是何等动人美妙,令人向往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

追溯红城湖的历史,海南日报记者才发现,原先这里并没有湖,只是琼台古城郊外的一片耕地,因地势低洼,天然形成了许多无名的小水塘。

有趣的是,明洪武十六年(1383年),海瑞曾祖父海达儿从军来到海南,落籍此处,海氏居所前的水塘因此有了最初的名字——海宅塘,海瑞出生的这个村子被称为海宅塘村,也叫朱橘里、下田村,也就是现在的金花村。

上世纪60年代,为解决洪涝灾害问题,府城人索性将低洼处挖成了一片池塘,约600多亩,用来养鱼。当年的府城公社改名红城公社,池塘因而得名——红城湖。

水清鱼肥多红利

然而,时过境迁,沧海桑田。随着时间推移,人口渐增,古时才子文人笔下茂林修竹的美景已然不再。低洼的沼泽地,因淤泥堆积、污水汇集,变成了“臭水沟”。逢暴雨季来袭,泛滥的洪水倒灌周边良田,耕种者往往深受其害。

1964年,府城公社决定整治“臭水沟”问题,于是发动周边百姓人工疏浚,用两年时间,挖出面积600多亩的池塘来。1966年底,水深1.5米至2.4米的池塘挖成,府城公社改名为红城公社,大池塘因此被称为“红城湖”。

今年60多岁的“老府城”郑海波,当年正值少年,对上千人挖塘的场景记忆犹新。“我们家也在府城,父母都参与了挖塘。”郑海波告诉记者,那时,他还曾到工地给大人帮忙。修好的红城湖水很清,湖岸四周种了很多椰子树,环境得到很大改善。

后来,为解决红城湖民兵连战士的生计问题,红城湖承包给了民兵连管理,放养淡水鱼,“以劳养武”。

“那时候的红城湖水清啊,鱼也肥,红城湖在岛内可是相当有名的淡水养殖区。”1978年高中毕业的郑海波,加入红城湖民兵连养鱼。他回忆道,虽然是计划经济年代,但由于水产养殖效益好,近百号民兵连战士每年都能享受到两三千元的“分红”,“那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”。

1984年,红城湖民兵连被原广东省农业厅和团省委评为“青年民兵学科学用科学标兵队”;1986年被海南军区评为“富岛强兵”先进单位;1990年,红城湖民兵连连长邓世权被原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评为“全国百县预备役工作先进个人”,同年5月17日,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接见……

那些年,红城湖民兵连还先后捐款3万多元帮助群众修建柏油路和排水沟,修建大型水井,兴办敬老院,收养10多名五保户和孤寡老人。

城市公园游人至

历史的洪流,总是夹杂着泥沙前行。

上世纪90年代,随着琼山市区人口不断扩张,红城湖周边多出一栋栋楼房,人口越来越密集。与此同时,大量生产生活污水排入湖中,远远超出湖水自净所能承受的范围。水质大幅下降,直至变臭,养鱼的光景不复当年。

“养出来的鱼都是臭的,谁还敢吃?”回想此景,郑海波无比惋惜。

之后,红城湖污水治理规划被提上议事日程。1999年,原琼山市政府提出修建红城湖公园的计划,提出依据府城地区的城市骨架和人文精神,建成一个生态环境优美、功能布局合理、文化氛围浓郁、基础设施完善的生态型文化艺术公园。

2002年,经国务院批准,琼山、海口两市合并。因区划调整,市政工作进行交接,红城湖公园整治工程暂停,直到2009年项目重新启动。

时隔多年,2020年1月,水清岸绿的红城湖公园终于改造完成,全面对外开放。

“经常来这散散步,欣赏湖面波光粼粼,曲线岸带草木繁茂,休闲娱乐设施吸引着嬉戏的儿童,感觉生机勃勃,让人心情好啊!”家住府城金花村的67岁老林告诉记者,府城百姓对红城湖公园期盼已久,着实难掩兴奋之情。

乐耕亭趣联

文海南日报记者 习霁鸿

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。

从车水马龙的红城湖路拐进175号海瑞故居,再朝里走,往东进入趣园,迎面就能“撞”上一座单檐单体的六角凉亭,匾额上有“乐耕亭”三字。站定,借着趣园圆形洞门的取景框细看这凉亭,亭旁草地上喷涌而出的葱茏绿意,一曲一直,古一新,古朴而不失清雅。

其实,这一处的乐耕亭是仿建的。前身由明朝名臣丘濬后裔丘郊所建,遗址位于红城湖西畔的道客村。道客村古称壘客村。

丘郊字汝贤,号西野先生,幼时曾授业于塾师海贞范门下,后承祖荫被授予尚宝司丞(正六品闲职)。丘家与府城东厢的攀丹唐家世代交好,素有姻亲关系,丘濬的三夫人就出自攀丹唐氏。到丘郊这一辈,后来官至户部侍郎的唐胄将长女嫁给丘郊。唐胄的长子唐穆和次子唐秩都与丘郊交情颇深。

海瑞住在金花村,和丘郊是近邻。起初,海瑞对于这样一个承继祖荫的豪门之后很不屑,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当闲职享俸禄的纨绔子弟罢了。然而日久见人心,在与丘郊交往数年后,他亲见丘郊是一个品行端方的贤人,于是往来频繁。

乐耕亭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,与丘氏正堂可继堂隔水相望,周遭茂林修竹,鸟啼蝶舞,四时皆花色妖娆,玉蕊吐芳,水石清华,是一派自然天成的好景色。是时,丘郊、海瑞以及周边的年轻学子唐穆、唐秩等人常常在亭中以文会友,下棋品茗。他们的雅举又吸引了诸多学子前往。渐渐吸引了几户人家在亭边做起了文房四宝的生意。

海瑞还曾分别作《乐耕亭记》与《乐耕亭》诗,赞颂亭之趣。

在《乐耕亭记》中,海瑞驳斥了一些人指责丘郊建亭不孝的说法。海瑞指出,丘郊之所以建乐耕亭,并非“流连光景,假此亭为游聚之地”,而是希望借此亭警醒自己,避免成为“谷粟之靡”“布帛之蠹”。为此,海瑞书:“今之为民者五……士以明道,军以卫国,农以生九谷,工以利器用,商贾通焉而资于天下。”如果不在此列,则为“游懒之民,君子之所不齿”。

唐秩也曾为乐耕亭赋诗:“竹底围棋看亦清,到人败处也心凉。蝶随香影忽飞入,鸟爱浓阴时啭鸣。饮酒计杯应怯病,倚栏无话不胜情。生来幸会丰年乐,一片黄云接郢城。”

时光飞逝,亭中文人各奔前程,书香雅韵不如往昔,但乐耕亭的美谈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。

冬日的红城湖公园,经常会看到白鹭翩翩起舞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摄

2008年时的红城湖。(资料图片)

从海口市金花村眺望红城湖

改造后的红城湖公园,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散步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摄



红城湖公园湖心岛也是一道美景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张茂摄

傍晚的红城湖椰影婆娑,美不胜收。

张茂摄